

毛匪赤化世界迷夢完全破滅

· 上 ·
劉道平

對共匪經營對外滲透活動失敗綜合研判

從共匪「自大狂」說起

熟知毛匪怪癖和特性的人士，都知道它一生慣喜搞「不信邪」的玩意兒，從它搞農民暴動，井崗山落草，二萬五千里長竄，敢於從延安跑到重慶亮相，以迄竊踞大陸沐猴而冠爲止，無一莫非由此「不信邪」的怪念在作祟，也因此而無形中釀成它不可一世的「獨尊感」和「自大狂」。最近在大陸大搞「文化大革命」鬥爭，毛匪依然放不過當年唯一帶領武裝支援它而且已年逾八旬老夥伴的朱匪德，雖然羅織了朱匪許多罪名，而由匪區「大字報」透露「朱匪家鄉人在談論匪偽「中央」領導人時，竟然口稱「朱毛」一點看來」，足見毛匪鬥朱匪，還是爲了「朱毛」二字覺得朱匪騎在毛匪頭上那點嫌怨，即是過去和現在叫囂不已的什麼「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語錄」，也都是由毛匪這種「獨尊感」和「自大狂」而來，試想以一個赤手空拳搞流氓出身的角色，能够搞到爬上赤色中唯我獨尊的寶座，那它這個「不信邪」的怪性格怎麼不昇華和擴大得沒有止境？何況在毛匪竊踞大陸初期，史魔會一度授權它負過「亞洲情報局」的責任，因之更加把毛匪狂妄的忿忿益擴大和囂張起來，反過來說，毛匪造成今天如此嚴重的危機和惡果，又何嘗不是由它這種「不信邪」的怪癖所造因出來的呢？

俄毛為領導權而鬥爭

由黑毛鬥爭延展到現階段俄毛鬥爭，它們由漫罵、大罵，到無所不用其極的毒罵，目標只有一個，爭奪領導權一塊死骨頭，爲了易於說明這中間的

過程，還是分兩個階段來研判。

先從黑毛鬥爭階段說起。黑毛鬥爭最初固然由「集體領導」和「一元領導」路線衝突而起，也可以說是由俄共廿次黨大會中清算史魔「個人崇拜」錯誤思想而起，毛匪是崇拜史魔的，現在清算史魔，不等於整肅毛匪嗎？但這仍然不是根源，因爲黑魔表面是擺出「集體領導」和「和平共處」的姿態，實際還是彈專制獨裁的老調，何況毛匪在一九五七年再度去了一趟莫斯科，對於幫助黑魔鎮壓匈牙利革命與調解波蘇紛爭有功，如非有特別不可解的內在因素，那是絕不會後來那樣狠鬥起來，真正的原因，都是爲了誰都不願意誰爬得誰的頭上去。原來黑魔在史達林時代就是執行農業政策的負責人，想不到在史魔那樣殘酷大力高壓推行之下，依然毛病百出，因爲人總歸是人，不能在生活中沒有一點自由活動的餘地，積極反抗不了，消極怠工爲事實所難免，於是蘇俄生產品無形萎縮，勞動力間接停擺，黑魔見勢不妙，趕快放鬆「集體農場」管制，准許農民有農副產品種植和賣買的自由，後來被迫改走「新經濟政策」，也是由這一痛苦教訓而來，所以黑魔可以說是「集體農場」身受其痛的過來人，毛匪在一九五八年突然大唱「三面紅旗」，要搞「人民公社」，這只是名稱上的不同，實際完全是「集體農場」的化身，毛匪在一九五三至五九年間搞「過渡時期總路線」，就想一下通過「三大改造」過渡到「社會主義工業化」，在一九五八到六二年間又恨不得一下通過三級跳的「三面紅旗」由「社會主義時期」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毛匪這種賽跑式的搞「人民公社」，黑魔冷眼看來，心裏有數，它一方面吃醋，一方面也覺得毛匪跳得太急太快的用心值得玩味，在黑魔想法，是覺得憑俄

共四十多年的「革命經驗」，尙且搞不通「集體農場」，你毛某人不過從山林跑出來的貨色就能一下跳得到「老大哥」的前頭嗎？這是吃醋的一面；由這一點再往前一想，你毛某人爲何如此急急的跳躍，總想一下跳在「老大哥」前面，那是你毛某人想爭奪領導權的野心暴露，是極明顯的事，黑魔崛起何嘗不是不作赤色集團第二人想嗎？所以毛匪這種狂妄的想法作法，當然爲同樣狂妄的黑魔所不能容忍的，黑毛作殊死鬥的眞因眞相，如此而已。

現在再說俄毛鬥爭的現階段吧，黑魔已經下台，如果黑毛之間眞有什麼私人恩怨，正可以相互告一結束，何以布魔柯魔上台之後，仍然繼續與毛匪死鬥不休呢？你毛匪支援越戰吧，柯魔就訪越援越，你毛匪支援巴基斯坦吧，俄共就對印度貨款和援助武器，你毛匪想在非洲滲透放火吧，俄共就千方百計拉攏或破壞，甚至你毛匪想掌握日韓吧，俄共也插上一脚扯你一條，這種針鋒相對苦鬥惡鬥，說穿了，一個絕不放鬆既得的鐵幕領導權威立場，猶可作辯解的餘地；一個純係出諸想吃天鵝的念頭，豈不癡心妄想？

毛匪「中間地帶論」的構想圖

毛匪自井崗山時代起到竊踞大陸止，在「不信邪」的狂念下和累積長期叛亂流竄經驗，乃有創出「中間地帶論」的怪謬構想，所謂「中間地帶論」，並無特別奧妙，即基於「以鄉村包圍城市」的戰略，這是源淵於毛匪一向慣於流竄最後終於竄到城市中經驗而來，偽政權建立後，毛匪想妄逞大慾，乃將這套「中間地帶論」擴大構想，敵對目標，亦由國府轉爲「美帝」，于是高唱團結美國以外各國孤立「美帝」一套戰略，而且先從團結全世界社會主義國家開始。照毛匪的解釋，把美國以外的國家比喻鄉村，以城市比喻「美帝」，依然是唱「以鄉村包圍城市」老調，可是毛匪區分低開發國家爲「第一中間地帶」，「美帝」以外的先進工業國家，即意指英、法、德、義、加、日等國爲「第二中間地帶」，毛匪具體的解釋，是說在社會主義國家團結後，「第一中間地帶」的低開發國家，將採取反帝、反殖民、反資本等主義政策，因而加深與社會主義國家友好關係或同盟關係，如果「第一中間地帶」國家發生變化，則與其有密切經濟關係的「第二中間地帶」各國，亦不得不發生政策上的轉變，在這一轉變中，不是與「美帝」政策相左，便無形

中形成「中立化」的國家，這豈不是仍舊「以鄉村包圍城市」的戰略孤立了「美帝」嗎？毛匪就在這一荒謬構想狂念之下，漸漸向亞非拉丁美洲等「第一第二中間地帶」國家伸出滲透陰謀的魔掌。

遠東多年心血毀於一旦

毛匪竊踞大陸初期，積極滲透日韓共黨，由於種族膚色關係，早在延安密洞時期，毛匪即已着手扶持培育日共，日共頭目野坂參三即由此羽翼而來，日共凡所作為，無不師承共匪，在俄毛長期尖銳鬥爭期間，日共完全與共匪一鼻孔出氣的「一面倒」，並會發動三千萬人簽名運動呼籲日匪「建交」，支援共匪「反美」，「破壞中日和約」，及促進「日本中立化」等活動，惟毛匪對日政策，係基於「一雙頭馬車」又須「平行並進」之策略，即一面指使日共製造內部混亂，儘量設法顛覆保守政權，及拉攏尾巴黨派政團成立「統一戰線」；一面却又在「政經分離」的幌子下，曲意迎合着日匪貿易，表示對日本政府友好親善的姿態，多年來日本民間社會不斷進入匪區觀光及不止一次簽訂過日匪「貿易協定」，關係應當不壞，可是自一九六四年一月廿七日毛匪發表一項「支持日本人民的反美鬥爭」的公開聲明之後，無異充分暴露對日野心，其實毛匪這套「雙頭馬車」策略也有其說不出的內在矛盾苦衷，因毛匪當年曾經藉抗日的招牌，掩飾它的叛亂陰謀，而勝利後的日本又成爲毛匪心目中大敵「美帝」最密切的盟友國家，若干海空軍基地且變成「美帝」圍堵俄侵略的環節，在此矛盾情下，毛匪表面不能不裝作虛情假義表示友好，而內裏却經常視日本爲其假想敵國，並視爲僅次於「美帝」的第二大敵。日本自戰後褪除軍國外衣之後，出現不少具有遠見的政治家，如首任的吉田內閣，三任的岸信介首相及現任的佐藤政府，皆爲深謀遠慮之士，對毛匪矯揉做作的一套把戲，那還能看不透澈嗎？故儘管共匪統戰陰謀如何無孔不入，日本信任盟邦如故，屹立自由陣營不動，並且提早打開僵局締結日韓條約，促成美國戰略中心東移，于是起自韓國到印度新月形包圍網威脅毛匪的態勢，遂告形成。尤以一九六六年日本政府決定協助蘇俄開發西伯利亞，這不是又形成日俄包圍共匪的形勢嗎？形勢比人強，日本政府在同年四月復邀請東南亞各國在東京舉行東南亞經濟開發會議，根本無視於共

匪之存在，毛匪在一旁真是焦急得如熱鍋螞蟻，於是毛匪殺手鐮拿出來了，罵「美帝」在亞洲製造「經濟侵略行動」，把去年六月在漢城召開的太平洋會議，也罵為「美帝」將「日本變成亞洲反共同盟的核心」。日本政府關係弄糟了，日共的關係也跟着鬧起分裂，原來日共也分着「主流派」與「反主流派」，前者是親匪的，後者是親蘇的，親匪的是野坂參三，親蘇的是志賀義雄及鈴木市藏。但自去年年底以來，雙方關係，搞得極度惡化，以日共總書記宮本顯治為中心，又出現了一個「中間派」，提出獨立自主的口號，強調反對「修正主義」與「教條主義」兩條並行戰線的鬥爭，去年二月四日日共機關報「赤旗」發表社論，主張聯合一切力量，包括蘇俄在內，組織「統一戰線」，援助北越，打敗「美帝」，這完全是扯毛匪反蘇的後腿，其後宮本訪問北越、北韓，也到過匪區，但鬧得不歡而散，宮本返日後，即召開日共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獨立自主的路線與完全擺脫共匪的方針，從去年六月五日起，「赤旗報」禁登共匪任何廣播節目及「文化革命」消息，日共中央且正式發佈命令，禁止學習「毛澤東思想」，及嚴禁「民主青年同盟」派人參加今年共匪召開的「日匪青年友好交流大會」，非經日共中央核准，日共黨員不得進入匪區，並開除山口縣親匪五名縣級委員，這說明共匪與日共已經走進分道揚鑣分裂的階段。

說起北韓，那與毛匪血緣太深了，毛匪奉史魔之命「抗美援朝」，大打韓戰，犧牲數十萬「人海」兵員，出錢出力，勞民傷財，韓戰結束，毛匪還留置相當兵力拱衛北韓，韓共一向站在毛匪的一邊，也是理所必至，但俄共頭子們却不願讓北韓落入毛匪的掌握，遂以貿易、科學、文化、與技術合作與韓共交歡，先後簽訂「友好合作與互助協定」，不止一次，前年二月柯錫金訪越後，即轉道平壤訪問，並更換駐平壤大使，雙方關係，益臻密切，今年五月五日，北韓以參謀總長崔爾為首的「軍事代表團」赴蘇報聘，停留達一月之久，復簽訂一項「軍援協定」，去年八月中旬，北韓「解放」廿週年紀念，俄共中央主席團委員謝列平率團赴北韓慶賀，並與金日成舉行雙邊會談，金日成最會見風使舵，在俄共親善與援助結納交情之下，金日成自然順理成章轉變立場，參加協助加強國際共黨陣營團結工作，於是韓共亦由親匪趨向中立，由中立而偏向親蘇，其後日共與北韓勞動黨各自發表自主獨立宣言，完全脫離毛匪的羈絆，使毛匪多年的苦心血汗，毀於一旦。

東南亞完全敗在冒失與躁進

中國大陸，對邊緣上一些東南亞國家，在地形上佔有居高臨下的優勢，加以地大、物博、人多都是造成毛匪「優越感」的狂妄，對這些鄰近「第一中間地帶」低開發國家，一貫打起「民族主義陣線」的旗號，挑動他們「反殖民主義」的怒火，毛匪認為印尼是最理想的發展地區，剛好印尼的蘇卡諾也是一個狂人，更有點臭味相投，於是毛匪向印尼投入不少的人力和物力，毛匪一面捧蘇卡諾，一面盡量發展印尼共黨組織，一九六五年間，是北平雅加達合作無間最嶄新的時期，狂人蘇卡諾還主張締結一項中共、北韓、北越，及柬埔寨「同盟條約」，在柬埔寨成立一個「反美軸心」，可是毛匪在印尼還隱匿着一項陰謀，即通過印尼向大馬新加坡地區滲透，後來蘇卡諾終於對馬來西亞展開一連串的恐嚇和實際行動，都是受毛匪的指示，不過毛匪在印尼有點太操之過急，過早的發動一九六五年所謂「九卅政變」，一下就想推翻現有統治建立共產政權，而在這次短短的政變中，印尼人民被殺害達七萬五千人之多，暴露毛匪的野心和猙獰面目，因而導致日後關係步步惡化，也促起印尼朝野的覺醒。「九卅政變」毛匪弄得灰頭土臉，等到一九六六陸軍將領蘇哈托回報一記反共政策，便一舉取得蘇卡諾政權，大捕親匪及左傾份子，毛匪一手在印尼所建立起來的共黨組織，不崇朝間，便全部解體，華僑在印尼約有三百萬至四百萬人，傾向共匪不到十分之一，在雙方各下令驅逐外交使節最惡劣時期，共匪揚言派船撤僑聲中，真正三次接走的不過三千一百多人，印尼的失敗，是毛匪最嚴重的一次打擊；介入印巴糾紛，也弄得狼狽萬狀，印度尼赫魯時代，雖高唱「中立主義」，討好和偏袒共匪，但得回的是共匪侵犯邊境的蠻橫，印巴紛爭中，共匪更支持巴基斯坦對抗印度，並以「最後通牒」恫嚇印度政府，其實只是做倣姿態，而用心則在隔岸觀火以坐收漁利，及俄共出面調停，立即為印巴雙方所接受，並在塔什干取得協議，終于化干戈為玉帛，毛匪在這場糾紛中，不僅一無所獲，甚且招致巴基斯坦的反感，在印巴糾紛平息後，親匪的巴外長被免職撤換，可以想見。分析毛匪侵略中南半島的陰謀，是企圖打通自北越寮國到暹羅灣的陸上走廊，而柬埔寨北鄰寮國，南瀕暹羅灣，隔海與馬來西亞相望，正處中南半島各國

奸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譚力夫已被捕，生死不明。註一一、五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共匪「人民日報」。註一二、見五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出版之僑清華大學「井崗山」報第四期。註一三、見五十六年一月十七日出版之「首都紅衛兵」(「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編)第二十三號。註一四、見五十六年二月十八日匪「北航紅旗戰鬥隊」出版之「紅旗」第十二期。註一五、五十六年四月十七日「星島日報」。註一六、原載僑清華大學井崗山兵團出版之「井崗山」報，參見五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星島日報」。註一七、五十六年五月三日「星島日報」。註一八、見五十六年三月六日出版之「首都紅衛兵」報新一號。註一九、五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香港時報」。註二〇、五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香港時報」。註二一、中央社及美聯社消息，見五十六年五月十一日「中央日報」。註二二、見五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之僑清華大學「井崗山」報第四期。註二三、見五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井崗山」報。註二四、共匪「紅旗」雜誌五十六年第四期。註二五、五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星島日報」。註二六、中央社發表之敵後消息，見五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央日報」。註二七、見「首都紅衛兵」報第十五號(五十五年十二月四日出版)，並參見五十六年二月十八日「星島日報」。註二八、五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星島日報」。註二九、五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星島日報」。註三〇、五十六年一月二十日「星島日報」。註三一、五十六年三月十三日「星島日報」。註三二、五十六年四月廿六日「星島日報」。註三三、五十六年四月十五日「中央日報」及五月六日「星島日報」。註三四、同註三二。註三五、五十六年一月十四日「工商日報」。註三六、原載五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版之「紅衛戰報」，參見五十六年三月五日「星島日報」。

！上接32頁——間的中心位置，控制柬埔寨，就可以穿越中南半島陸上走廊，威脅泰越與馬來西亞。柬埔寨係一君主國，現任五世王施亞努政治立場，矛盾與搖擺不定，他接受過美援又拒絕美援，他反抗過越共却又與中共交攬，他兩度訪問自由中國，也數度進入匪區，他邀請我葉前外長訪問，又接受周恩來的訪問，並且終於在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七日承認匪偽政權，互派大使，表面上看是一面倒向毛匪，實則施亞努僕僕風塵，東奔西走，不過在夾縫中求生存，因為柬埔寨周圍儘是親共的國家，越共近在咫尺，東共是內在的大威脅，美援雖好，可是遠水不能救近火，自由世界無法予以安全的保障，形勢逼得他不能不左向，一九六一年七月廿六日施在十一屆國會致詞，又一反常態，警告親共份子，對造謠欺騙者將予驅逐出境，從施亞努這些前後言論行徑，雖然目前完全受毛匪操縱，但也只能說是一時中間偏左而已，如果中南半島共黨勢力消除，誰能保施亞努不反噬毛匪呢？這還是毛匪滲透陰謀進行較有成效的國家，不過如此。此外尚有劉匪少奇去年曾經訪問過的緬甸、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三國，緬甸亦係承認匪偽政權國家，受共匪援助，也跟隨共匪行動，但其隱衷一如柬埔寨，也是舉棋搖擺不定；巴基斯坦在蘇俄出面調停印巴糾紛之後，事實上已經完全轉向親蘇；阿富汗在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二日即承認共匪，外交關係亦建立最早，但阿富汗多年來即與蘇俄及西方國家發生重要經濟聯繫關係，地形地理，都不重要，毛匪滲透顛覆，既難獲發展，而對共匪陪襯作用，又不甚大，對毛匪來說，只有負擔，而無好處。談到毛匪插手越戰，真是泥足深陷，欲拔不能，欲返不得。本來越戰完全是由毛匪一手支撐起來的，憑越盟和越共拿什麼打得了以美國為首的聯軍戰爭呢？熟悉越戰行情，都知道是毛匪在搗鬼，目的在消耗「美帝」的戰力，就現在的態勢講，如果沒有俄帝插足，毛匪這一戰略目的可以說有相當成就，因越戰所消耗美國的人力與財力，差不多要超過韓戰時期，俄共布柯等酋基於共產集團領導的尊嚴，不能不對附庸國家支援，更不願毛匪一手操縱越戰，於是去年柯酋訪越之後，即輸送大批軍援，時至今日，竟發生毛匪阻撓俄援，並發現毛匪在俄援軍火中偷竊重要零件的醜聞，現在胡志明的越盟，固然被毛匪牽着鼻子不能自由行動，但在匪俄同時插手越戰的矛盾衝突中，安知不是未來毛匪玩火自焚的導火線？放眼東南亞地區中，毛匪凡所進行的滲透陰謀活動，可以說一無所成，也是一敗塗地。